

史通通釋

〔唐〕

劉知幾撰

〔清〕

浦起龍釋

史通通釋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史 通 通 釋

(全二冊)

〔唐〕劉知幾 撰

〔清〕浦起龍 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苏句容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4.375 字數 437,000

1978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8,001—18,500

統一書號: 11186·5 定價: 2.85 元

出版說明

《史通》，劉知幾撰，寫成于唐中宗景龍四年（公元七一〇年），共二十卷，分內篇、外篇兩部分，各十卷。內篇三十九篇，闡述史書的源流、體例和編撰方法；外篇十三篇，論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書得失。內篇中的《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早已亡佚，流傳下來的只有四十九篇。

劉知幾字子玄，唐朝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龍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死于唐玄宗開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他二十歲考中進士，任獲嘉縣主簿十九年。後調任定王府倉曹。長安二年（公元七〇二年），他四十二歲，開始擔任史官，先後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等史職，撰修國史。《史通》是他數十年鑽研史學的結晶，也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史學理論著作。

劉知幾以爲史家必須兼有「史才」、「史學」、「史識」三長，尤以史識最爲重要。他在總結以往史書的基礎上，提出了編寫史書的一些原則。認爲一部良好的史書「以實錄直書爲貴」。記載史事應該「善惡必書」，「不掩惡，不虛美」，不能「飾非文過」，「曲筆誣書」。史事的內容只應記載「事關軍國，理涉興亡」的大事，而不應記載「州閭細事，委巷瑣言」。人物要

有選擇，不能「愚智畢載，妍媸靡擇」；并要「區別流品」，給予正確的評價。體例要「詳求厥義」，謹嚴合理，做到名實相符，不能「名實無準」。搜集史料，不僅要「徵求異說，採摭羣言」，還要細心鑒別，「明其真偽」。敘述史事應以「簡要為主」，要「文約而事豐」，反對「虛加練飾，輕事雕彩」。記述人物的語言，要用「當世口語」，「從實而書」，不要「怯書今語，勇效昔言」。對符合這些原則的《左傳》和不為一般人所重視的兩部史書——宋孝王的《關東風俗傳》和王劭的《齊志》，劉知幾屢予表彰，備加贊譽，體現了他不同於流俗的「史識」。在《惑經》篇中，劉知幾批評《春秋》這部書「巨細不均，繁省失中」，「真偽莫分，是非相亂」，指出《春秋》不過是一部「菁華久謝」的陳籍。在《疑古》篇中，劉知幾批評了《尚書》和《論語》，他指出《虞書》贊美堯「克明俊德」，能識別大才大德，是編造出來的「奇說」；堯、舜禪讓的美談，是捏造出來的「虛語」。總之，他認為「遠古之書，其妄甚矣」，不能輕信。

但是，劉知幾畢竟是一個地主階級的史學家，他的思想帶有很大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把農民起義領袖誣蔑為寇盜，把歷史成敗的「人事」解釋為帝王將相的個人作用。所有這些，說明他還沒有跳出唯心史觀的窠臼。

注釋《史通》的專著有明朝李維楨的《史通評釋》、王維儉的《史通訓詁》和清朝黃叔琳的《史通訓詁補》等。浦起龍的《史通通釋》較為晚出，所以有機會吸取了先前的校釋成果。

浦起龍字二田，清朝江蘇無錫人，生於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死於乾隆二十七年（公元一七六二年），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年）進士，曾官雲南昆明五華書院山長和江蘇蘇州紫陽書院教授。《史通通釋》完成於他的晚年。此書於清乾隆十七年（公元一七五二年）刊印後，浦起龍曾多次修改。因此後來印本文字跟初印本有所不同。清乾隆求放心齋的初刊本，我們就見到三個印本。現在校點出版的《史通》是根據初刊本的最後一個印本排印的。總的說來，後印本文字勝過初印本，但後印本有數處由於增加注釋而刪節，文義反不及初印本明白清楚，我們已在校勘記中分別加以說明。引書上的錯誤也於查對原書後加以改正。《史通通釋》以後，後人續有補苴，爲了便於讀者檢閱參考，書末附錄了陳漢章的《史通補釋》、楊明照的《史通通釋補》和羅常培的《史通增釋序》。

本書校點工作主要由王煦華同志擔任。

一九七八年一月。

序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三山僖父年七十，客將以其生之日爲言以壽。僖父謝曰：「壽孰如史？壽人以言，孰如壽言於史？」先是己未，代置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書，得史通，循覽粗過，旋舍去。乙丑歸老，諸知舊來起居，僖父方手哀亂帙，咸笑以謂書生習氣，老殢故紙猶昔耶？僖父唯唯。

則有蔡子敦復質所校字西江郭孔延評本，驟對如略識面，已益創通大致云。僖父曰：稽古之途二，經學、史學備矣。「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爲體例，論罕適歸，而史之失咎。彭城劉子玄知幾氏作，奮筆爲書，原原委委。俾涉學家分塋參觀，得所爲通行之宗，改廢之部，館撰、山傳之殊制，記今、修往之殊時，與夫合分、全偏、連斷之宜，良穢、簡蕪、核直、夸浮之辨，觀若畫井疆，陳綿蕪，豈非一大快歟！矧夫衡史匹經，比肩馬、鄭，而非蟲篆雕刻之纖纖者歟！顧其書矜體慎名，斥飾崇質，迹創而孤，其設防或褊以苛。甚者佹辭曠古以召鬧，臆評興而衷質蔽，莫能直也。郭本其尤已。

進問春風亭本。曰：是出大梁王損仲，糞除諸評，世稱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訛焉何正，脫焉何貫，未見其能別徹也。且劉氏世職史，而文沿齊、梁，距今又千年，所進退羣冊，已大半亡闕；所建立標指，又苦駢枝長語，迷瞶主客。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吾嗤夫弋名治古，而宿習之據於中者四焉：剽也，膠也，漫與也，冥行也。躡亡闕之蹤，導駢枝之窾，而逆之以中據之封畛，以求無蔽，其與幾何？

僖父曰：不空已於所入者，不洞彼於所出，亦適乎通者之衢而已。用是疏而匯之。一言之安，一事之會，周顧而旁質，豐取而矜擇。迎之以隙開，俟之以懸遇，持之以不止。濡首送日，以勸吾神而忘吾年。會年六十九，丁卯之歲除，脫然不自知其稿之集。明年，重自刊補。有以北平新本至者，互正又如千條。盡九月，寫再周，命曰史通通釋，無負彼名云爾。蓋七十叟之生，十月三日也，私喜簡再輟而期再會也。性不飲，至是舉觴焉，起而爲壽，祝曰：老子論交古制作，前乎誰醺後誰酢。書成生日對深酌，侑我靈龜謝紛若。于胥樂兮！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氏略事概弁其端。三山僖父者，晚自謂也。歲十月初吉。

序例具之再及期，知友督梓踵至。又再逾期，不自意刻竟成。自戊辰盡壬申，爲歲五通。乙丑事始，凡歷幹枝之次者八，而稿兩脫，後易者又三。既入木，復條刊者卅

有奇。昔李江都注選，至五乃定，今益過是焉。蓋其顓固蹇拙之如此，亦將彌其所謂釋事忘義之憾，而務相與爲之盡也。

是役也，王子五福、廷範、蔡子敦復憚實共啓之；而網搜傭鈔，敦復力最勤。未卒事，病亡。每一展卷，不勝曝書見竹之感。嗣是其從子初篁、龍孫，許子修來卓然，方子駿公懋福，張子蔭嘉玉穀，朱子葆林、庭筠，施子龍、文鼎，鄧子濟、美凱，劉子體正、元典，華子居敬、南枝，蔡子體乾、煥，新篁、麟孫，倪子時行、龍鏡，內侄黃子大山、巖，族子啓東、燁暉，錦文、廷炫，洲士思學、遜躬志學，皆治學嗜古，先後起予。而予諸外內羣從與參校者，名亦分見卷端*。年運而往，老不厭事，毋足已，毋隱勞，徵同好云。

乾隆十有七年陽生之月，山僧又識。

*參校者姓名，這次排印時略去。

史通目錄

卷一 自卷一至卷十爲內篇，凡三十六篇。

六家第一 一

卷二

二體第二 二七

載言第三 三三

本紀第四 三六

世家第五 四一

列傳第六 四六

卷三

表曆第七 五三

書志第八 五六

卷四

卷五

論贊第九 八一

序例第十 八七

題目第十一 九一

斷限第十二 九五

編次第十三 一〇一

稱謂第十四 一〇六

卷五

採撰第十五 一一五

載文第十六 一二三

補注第十七 一三一

因習第十八 一三六

邑里第十九 一四三

卷六

言語第二十	一四九
浮詞第二十一	一五六
敘事第二十二	一六五

卷七

品藻第二十三	一八五
直書第二十四	一九二
曲筆第二十五	一九六
鑒識第二十六	二〇四
探蹟第二十七	二〇九

卷八

撰擬第二十八	二一九
書事第二十九	二二九
人物第三十	二三七

卷九

覈才第三十一	二四九
序傳第三十二	二五六
煩省第三十三	二六三

卷十

雜述第三十四	二七三
辨職第三十五	二八一
自敘第三十六	二八八
體統亡	二九九
紕繆亡	二九九
弛張亡	二九九
卷十一 自卷十一至卷二十爲外篇，凡十三篇。	

史官建置第一	三〇三
--------	-----

卷十二

古今正史第二	三三九
--------	-----

卷十三

疑古第三	三七九
卷十四	
惑經第四	三九七
申左第五	四一六
卷十五	
點煩第六	四三三
卷十六	
雜說上第七	四四九
卷十七	
雜說中第八	四七七

卷十八	
雜說下第九	五〇七
卷十九	
五行志錯誤第十	五三三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五五五
卷二十	
暗惑第十二	五七一
忤時第十三	五八九
附錄 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六〇一

史通通釋卷一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內篇

六家第一 合起結共八章。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謂古今正史篇。此二字一作「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釋：二句首提「史」字，揭出全書眼目。權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按：此篇序也。史體盡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舉數也，欲溢爲七而無欠，欲減爲五則不

全，是史通總挈之綱領也。其辨體也，援駁儷純而派同，移甲置乙則族亂，是六家類從之畛塗也。注家認「家」字不清，要領全沒，今爲顯說之。一，尚書。記言家也；二，春秋。記事家也；三，左傳。編年家也；四，國語。國別家也；五，史記。通古紀傳家也；六，漢書。斷代紀傳家也。會此分配，以觀六章，觀全書，如視掌文矣。

尚書家者，釋：是爲記言家。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

之所起遠矣。釋：上原書之所起，下表孔子所定。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尙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尙書璇璣鈴曰：「尙者，上也。上天垂文爲，古「象」字，一作「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也。」釋：三引古語，皆釋「尙」字名義。惟此王肅所云，乃與記言意合，是爲本處「家」字所宗。推一作「唯」。

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語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釋：數語勸清記言。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或作「里」。洪範總述災祥，董、劉五行之說。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釋：數語以書有兼及記事之文，摘出言之。要之，自「孔子觀書」至此，總以記言爲立說之主也。

又有周書者，謂世所傳汲冢周書。與尙書相類，釋：亦是記言類也。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或作「二」，非。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一誤作「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周禮。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釋：自「又有周書」至末所綴三書，皆屬記言之體，正爲「家」字博其類也。○此節述刪餘之周書，雖其中不無真僞相亂，要是本家緒餘，故引而附之。

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一作「追」。乎漢、魏，無能繼者。釋：數語轉遞。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

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尙書、後漢尙書、漢衍、魏尙書，凡爲二十六卷。卷與隋志不合。釋：書體久廢之後，至晉而有孔衍諸書，是後來記言者一家。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尙書。釋：至隋而又有王劭隋書，亦是後來記言者一家。○上二家亦以類附，此下則就二家衡論。

原夫尙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疑當作「止」。故事，雖有舊無「有」字。脫略，四句言有事無言者不收。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釋：此節論孔衍書也。上世事簡，故言亦簡；後世文煩，徒以翦棄事實，上擬記言，豈足成書。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劭字。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謂體不類史。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釋：此節論王劭書也。既無紀傳，又不編年，徒然掇拾瑣言，豈得成史。○二節之意，總謂記言一家，止可行於三古，後世不必仿爲也。

按：朱子嘗言，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史通首此二家，皆談史不談經。注家執經言經，繁引義疏，都無交涉。其首尙書家者，劉氏特以記言之體當之云爾。家不類，族不備，人非其倫，書是其體，則以其族歸之。不特七十一篇之周書爲其緒餘，若衍若劭等書，皆是記言之族，故

亦以類相從。郭本紛紛譏劉氏以狗尾續貂，正緣不識「家」字所由，胥動浮言也。

上古文字何例可說。專以尚書屬言，其說始自鄭、荀，詎云篤論。劉氏不此之辨，而疑書例之不純，固哉言也〔二〕。〔劉說蓋本堯典孔疏。〕

尚書固是史家開體，然不編年，不紀傳，原非史體正宗，故後世難爲其繼，亦不必有繼。劉氏譏衍，勸爲守株畫虎，洵通識也。

尚書百篇。漢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按：志語本孔安國尚書序。百篇蓋古尚書原數也。

孔安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子思、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慎及鮒，凡八世。鮒弟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三〕。安國爲今皇帝博士。漢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尚書孔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璇璣鈴 後漢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也〔三〕，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

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王肅 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按：郭本引南齊奔魏之王肅，誤。又按：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樂書引樂記，通典引大傳，並存王肅注，而集說以爲元魏人，誤也。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然則誤已在宋時矣。而王謂「不以經學名」，亦非。恭懿長於三禮，北史與劉石經同傳，常相辯論往來也。

爲例不純 漢藝文志：左史記言，言爲尚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荀悅申鑒其說同。

鄭氏六藝論：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按：王者因事而有言，有言必有事，理勢本自相連，珥筆如何分記！況左右配屬班、荀之與鄭、戴，又各牴牾。此等皆出自漢儒，難可偏據。魏、晉以來，粘配相沿，杜預以漢志爲誤，史通則又以漢志爲例，遂有「爲例不純」之議，並非。

又有周書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困學紀聞：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太史公、鄭康成、許